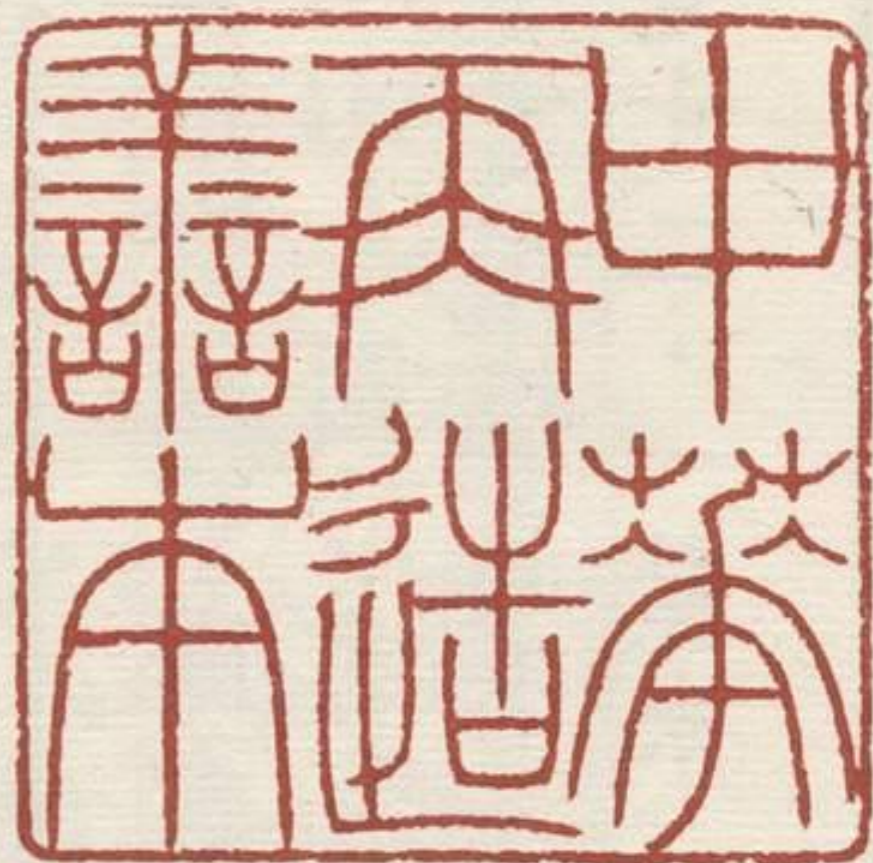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延
祐四年圓沙書院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十八·七釐米
寬十二·一釐米





財貨而費於源流之知德義而
取夫源流之喻治不結統文籍
以生三代而未至于我宗上六
三千餘年帝王代興至明繼
作典章文物宏模範其本
末源流所當講明者矣獨財
貨德義而已儒家者流以多
聞為貴以博聞為高塞曾滿
腹傾洞蔽昧而無條貫或舉
其中而不知其本或原其始而
不委其終高族有餘待問不足
三山先生林大德頌雅有遠度

志在邦典博古通今出於生知平
居私泮膏取夫治體之大者約
百餘目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
要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後
之審如中鵠嗜有文學台而後
有大議論先生以生淹貫之
學友而為經濟之文是非品
藻確守生蜀苦漢武帝之榮仲
舒以冲大道至論先生之修其
至論也彰故名之曰古今源流
至論以廣其傳焉昔嘉熙丁酉
三山前進士黃履翁書文書

新筭决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閩川林 駟 德頌



前集

卷之一

衛兵上

衛兵下

南軍

北軍

形勢

畿兵

州兵

屯田

民兵

卷之二

兵權

兵糧

車戰

舟師

馬政

國用

卷之三

內帑

州縣財

漕運

賦稅

卷之四

推酤

推茶

推鹽

錢幣

楮幣

卷之五

鸞爵

鸞僧

三公

宰相上

宰相下

樞密

六部

卷之六

臺官

諫院

翰苑

卷之七

史院

館閣

監司

郡守

縣令

附丞簿尉

將帥

卷之八

宦官上

宦官下

祿秩上

祿秩下

兼官

試守

卷之九

任子

久任

銓選

經筵

卷之十

國學

州縣官

學官
考校

科舉

延祐丁巳孟冬
圓沙書院刊行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前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衛兵上

三代畿兵皆有定制史自遷固不志兵而漢南北軍漫然無攷諸儒議論往往異同今參訂信史之所互載及先儒之所發明緯而為圖焉

南北軍

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宮城之軍則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

衛尉寺

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表衛尉一人掌宮門衛屯兵

考異南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諸丞衛侯司馬皆屬焉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以此知南軍主之衛尉明矣

衛士令丞

漢官儀曰營衛周廬書夜誰何殿門外署屬漢儀民年三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諸屯衛侯

後志左右衛侯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微指宮

諸屯衛司馬

注曰衛尉有八屯衛尉司馬主衛士微指宿衛

考異按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

郎衛表初皆亡負多至千人郎衛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考異或以光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為出之擊羗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爾初不及衛尉之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為南軍事出一體爾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通典曰中郎將分掌三署郎

侍郎

爰盜兄子德為常侍騎張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騎常侍顏日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同馬相如為郎事景帝為武騎

常郎中

郎中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漢舊儀曰左右車郎

左右戶郎將主

衛兵上



期門府蔡質漢儀曰期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期門郎表掌禁兵送終此郎亡負多至千人

徐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二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歟

虎賁中郎將蔡質漢儀曰舊作虎賁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武賁千五百人

考異應邵漢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導末命召公俾齊侯呂伋而伋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官衛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

期門僕射表僕射秩比千石給事期門表董忠

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騎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

羽林郎表掌送從次期門比二百石後

考異後志以六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當以補志之言為正

羽林孤兒宣紀注武帝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

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欲勿殤重汪錡周禮家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則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人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

羽林令丞表羽林有令丞監羽林中郎將諸吏中郎將監羽林騎都尉表

都尉通典西漢奉車駟馬羽林黃頭郎補

奉車都尉表掌飾乘輿車武帝元鼎

考異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

蓋始於此

東萊曰或以奉車駙馬為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典並不列於加官即此可考

駙馬都尉表掌駙馬武帝元鼎二年置秩比二千石

考異金日磾為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駙馬蓋始於此

漢制叢錄曰駙馬都尉之官雖置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

騎都尉表宣帝令騎都尉監羽林○後志曰主監羽林並屬光祿勳

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一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公為漢王斬歙遷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

考異按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傳在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迺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為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

矣

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祖時斬歙以騎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有廣之風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奔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為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為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為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西伯其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中尉府

中尉表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執金吾

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功名表蟲達從起碣至霸上為執金吾未審當時為何官耳

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今承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為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令校尉 表令一人 丞一人 尉兩人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尉北二千石 丞一人 六百石 武帝元鼎四年
石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 表掌城門屯兵一人 環濟要畧

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夫二人 鄭氏若云城門校尉
漢制叢錄曰按劉屈氂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
長安諸城門表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
之官自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諭也成帝世羊阿
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躡以特進領城門兵豈至是
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

司馬丞 通典曰司馬

八屯司馬 通典曰八屯各有司馬 通典曰司

門候 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初置 通典十二

霸城門候 宣平門候 東門候
覆盎門候 安門候 西安門候
宣城門候 直城門候 雍門候
洛城門候 厨城門候 橫門候

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人 即門候之官歟
城門令史 王莽傳王莽者故城門令史

八校尉 中壘以下凡八校尉 城門不在其數中

中壘校尉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前院漢紀掌四城門漢儀曰
東萊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註
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北軍
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知北軍之統于中
尉中壘在北門即與南軍不相亂頗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

屯騎校尉 表掌騎士

步兵校尉 表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校尉 表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 表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胡名宣曲觀名胡

用瓶之事也

胡騎校尉表池陽胡騎晉灼曰胡騎不常置故刑法志云

射聲校尉表掌待詔射士

虎賁校尉表掌輕車

八校尉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

監北軍使者劉劭傳任安史記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史記

車騎將軍張安山傳七月罷車騎將軍屯兵兩宮衛尉城門北軍

衛將軍文帝元年拜朱昌為

軍正北各有正又置丞

丞天漢中胡建

衛兵下

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

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

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

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役宮中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

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宮伯掌王宮

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

路門之右虎賁氏先王後王移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

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大僕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

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司隸掌帥四程之隸使皆服其

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非王出亦

不行四程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從此宿衛之別

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書立政執劉鉞

衛兵下

衛兵下

衛兵下

衛兵下

衛兵下

衛兵下

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一人纂弁執戈上刃夾兩

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桴立於西垂居虎門而詔王媿者乃率四夷

之賤隸也官師氏居虎門司王朝以徽詔王媿之隸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

善也官師氏居虎門司王朝以徽詔王媿之隸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

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

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聖

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

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為

太宰之屬正宮伯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

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不无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

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

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南軍則有郎衛兵

中郎侍郎郎中又如衛士今永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官有公車

同馬衛士旅賁二令丞又諸屯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

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表右京輔都尉尉

調馬不過士賤秩則京輔兵卒番上北軍明矣如八校胡騎越騎

則是募兵而衛表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屯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之後百官志載光武王營即八校之北軍也蓋是衛

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宋虛入衛卒平諸

呂本傳方朔執戟坐折董偃東方朔為常侍郎上使偃者引內董

偃有斬罪三上袁盎以中郎却謹夫人之坐本傳日磔之侍縛

奔何羅之逆金日磔幸林光宮明日上未起向羅亡何從外入袖白刃

衛兵下

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

後官志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以職屬光祿大夫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謁者僕射常侍

謁者以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議郎不在宿直執

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

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實武說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且

不為郎中又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

何進傳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

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

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

會釐鑑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而武衛之職奉為正殿之前隊

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為皇城之四面宮苑

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埃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

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于千

牛綱舉目張惟唐為詳焉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唐百官志有八

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唐武宗時延師為左衛大將軍未嘗

有過見上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阿史那忠清

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龐王父典宿衛習知制度龐王父

知朝廷制度高祖頭諸將多不閉儀典故按段志元衛章武門夜

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微之行子季友有

舍之衆寡均二庚之勞逸皆將軍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以冬官兼也

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瓜牙之任不細矣時李大亮以冬官兼也

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天寶之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

侍衛皆市人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

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兵志上元中以北衙軍使高祖伯玉為神

軍容使監其軍祿山反伯玉與朝恩赴難至永泰元年吐蕃復入

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白是復盛分為左右肅大曆四年請以

京兆之好時鳳翔之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

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二萬

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唐初

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其願留宿衛者二萬高

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曰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者

以其子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

太宗初制哉同上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衙長

以一營番上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此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

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備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

右改百騎曰千騎唐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及元宗以萬騎平常氏

反備伯玉赴難賜號神策代宗幸陝朝恩奉陝兵破吐蕃及安祿山

并神策兵從後遂為天子禁軍德宗又改名神策兵且唐之十六衛

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

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以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

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白集

制真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

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

而不見聽曹正可委官掖事兵要正機勿使參預不聽高元裕

諫之而不及用本傳敬宗視朝不時決事禁中宦寺恣放大臣不

能檢制人皆危而不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

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闔宦宿直卒成何進之

亂何進傳表紹說何進誅宦官曰實欲誅內寵以為所害者以

之云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置王叔文之亂順宗

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

希朝為左右神策軍使便以奪宦官權而不克其視周人以禁衛

屬家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一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

於梁之乾化也五代梁乾化六年詔曰端閣正門也

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

長編仁宗慶曆

開張方平言因

衛兵下

衛兵下

衛兵下

如備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殿前司始於
周之顯德周世宗顯德元年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
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
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
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
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蔡官制皇城司以內兩都知主判定事
無統攝而皇城司親從官數千人乃命武臣二員同而皇城殿前
兩都知主之而殿前復不古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
直相維持寔祖周人之遺制不持此尔為金吾者有擁眾渡河之
功高瓊為金吾將軍真宗為虞侯者有上疏論事之直張耒字元
為殿中都虞侯是時大與宮室之役以奉符瑞宰臣丁謂欲為指
揮者有力大臣不敢言者上言土木之役不足奉天意遂指為指
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
抑不特此尔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內朝外朝混然一
躰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為聽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
異矣石林燕語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惟雖重而軍政另令則
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
意非前也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哉

形勢 淮甸龍蜀荆襄

自古立國於東南其攻守之勢有二曰淮甸曰龍蜀曰荆襄然設
險之地不同而守險之術亦異蓋難守莫如淮易守莫如蜀守蜀
當以守為守守淮當以戰為守守襄陽如守淮守荆湖如守蜀此
謀國者不可不熟究也夫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為
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為捍蔽兩淮之地大抵
然也然而道途平衍山川廣莫虜騎奔馳衝突莫禦故據淮而守
示以必戰此上策也因其始至逆而擊之此中策也縱敵平原以
步當騎是為無策謝元破符堅於肥水方奎之初符堅進屯壽陽
軍不得渡使謂符融曰若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
諸君稍却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而觀之不亦樂乎堅
皆曰且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被寡勢必力全堅曰但却軍令得
過我以鐵騎逼殺之磨使却陣亂不能止玄以精銳八千步渡決
戰堅眾奔潰揚行密敗宋全忠於清口未合之際梁太祖遣葛從
晉謝玄傳其效亦可見也南唐
初保淮南劉仁瞻力戰壽春周師巡巡不敢進迨夫陳景達失紫
金之屯宋齊立逼出擊之師再獻江北而國因以危五代史紀事本末

先遣李穀攻壽春仁壽鎮壽州接兵守城園知守淮而不知戰也

故曰守淮當以戰為守蜀之根本在城都而漢中為唇齒漢中為

保蜀之藩籬而以陝隴為近援守南鄭則長安為可窺守武興則

隴西為可取隴蜀之勢大抵然也然其地羊腸鳥迹棧閣峻絕一

夫據險千夫莫當惟固守形勝乘機俟時則其效為可全捨險輕

出眾寡不敵則其勢為難必是以劉備力守陽平而知曹操之無

能為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破先主次于陽平關與張郃等相拒蜀記詳見諸葛亮

傳亮孔明列守祈山而知仲達之難勝本傳六年春亮身率諸軍出祈山以木牛運糧張郃與魏延等戰於陽平關殺張郃亮時在祁山魏延所利器守險要十二其事亦可知耳

此後姜維輕出以圖隴西而蜀口之守不堅故劉氏遂至於亡蜀

同云楊亮輕出以爭仇也而城都之守不固司馬氏遂至於火蜀

襄雖曰密邇而事勢則殊蟠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為一要會岷

山導江巖瀕東注江陵為一機會襄以漢為險荆以江為險江可

恃也漢不可恃也符堅取襄陽以馬渡漢晉載記朱全忠取襄陽

以浮橋渡漢五代史漢宣足為襄陽之險即故曰守襄陽當如守

淮荆州以江陵為要而江陵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蟠其左漢

陽固其右豈襄陽比耶陸抗言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本傳此知兵

之言也故曰守江陵當如守蜀恭惟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或

攻或守莫不由此韓公世忠以六萬駐山陽如老熊之當道既收

效於大儀復決勝於高郵乘機至徐之駕口者皆淮東之戰也

軍楊公行中遂大捷於藕塘而逆虜狼狽不敢動者皆淮西之戰

也劉况後等破江則先能淮而南壽春區合肥朝議欲退師保口公

乎揚中以十月四日抵溧州則就運以為家計且南其可保

破視於藕則以戰守淮非中興之成策乎富平失利吳公玠以孤

刑勢力

軍守和尚原黃酋黠桀每進必敗今年敗之於饒峰明也敗之於
仙人以至順之取三路之復皆隴蜀之守也漢志曲端起兵涇

禦金賊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利將向以戰五路悉陷侯獨整眾保和尚原明年金國皇姪設立即君

師大潰五路悉陷侯獨整眾保和尚原明年金國皇姪設立即君
率兵犯原上侯擊破之○紹興三年春撤密鳴弓四太子哀兵三

十萬自南於出葉陰倚梁洋金州失守侯急率麾下騎兵倍道疾
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閣徑趨金州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

而賊已擊中軍急上遂大敗饒風嶺上凡六書夜賊皆敗○紹
興四年春賊復大入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百數百里進攻鐵

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殿侯營柵領東下直文
侯軍侯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方計即

敵事實則以守守蜀非中興之妙筭乎荆鄂守於內襄陽戰于外
一出唐蔡再出商洛河南為之震恐者又非中興戰守荆襄之明

驗乎紹興三十一年九月言者謂攻守並用軍之善謀也今劉琦
守維揚則分萬人自禁則入山東成閔兵拱在荆襄則分萬人

陽自襄漢入京西云云○初宣諭使汪徽道出九道自鄂諸至襄
陽所諸軍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南徽奏襄陽重地為荆襄

門戶不可棄也至是秋高徽還鄂以調兵食○成閔遣統制官召
諸將以四十人守德安府將乘虛情蔡入其城斬虜酋萬戶衆皆

遁去餘並見夫長江可以固吾國也長淮可以窺河南也川陝可
以擣關中而荆襄可以圖宛洛也昔者有蜀無荆蜀卒不能舉魏

蜀志而今日荆蜀險隘吾實有之昔者有江無淮陳卒不能以拒
隋而今日江淮表裏吾實兼之則天下之勢今日固得之矣三險

雖可恃而形勢殊不侔當得中興之所以守者守之則退可以卧
護吾境進可以掃清朔庭尔然以三者而熟究之最難守者固莫

如淮而最急守者亦莫如淮河者蓋兩淮乃吾國之藩籬依山為
險則淮之西也恃水為險則淮之東也淮甸坦夷如盱眙安豐鐘

離淮陰天長六合等處我之拒虜直一衣帶水之限尔使藩籬不
固盜賊闖吾之門戶則當與且露立矣徒以孤江與敵對壘豈不
岌岌乎昔孫權老於兵間堰瓦梁塢壩須今日攻合肥明日攻六
合搖搖兵鋒無日不在淮甸非為經畧兩淮計正所以為保長江
計也此守淮又今日之所急也故詳論之

畿兵

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常屯常屯變為遠征而

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

從變為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古者天

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

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兵無坐食之費民無長屯之勞安有如漢唐長從長從之兵哉古者五侯九伯

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召師于諸侯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漢食貨志而詩言元戎十乘特

以為啓行之先安有如漢人輕出之舉哉古者呂役堂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役不敢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

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內外相制事權散主不獨命於一人可見矣書頌命又安有如唐人私親禁軍而盡屬於閹宦之

手哉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屯衛兵本表衛尉秦官掌宮門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本紀

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也明矣又按百官表西漢中壘校尉主掌北軍營壘之事本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至光武變為北

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式道左右中侯而中尉所職乃巡警京師等本表中尉秦官掌京師屬官有中壘

兵而中尉主之也明矣然漢初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而分番為之民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漢儀注云民年一歲蓋

寬饒傳衛卒願留更一年本傳注上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及交代復留共則是郡國番上於南軍之制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盡

屬中尉上注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其霸傳為京兆尹發於京輔此漢初番上之法猶為近古也夫何武帝增置八校募知

胡人事者為胡騎募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前刑法志又表越騎校胡人而北軍始有常屯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

置羽林期門皆以世家為之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太初元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此番上變為常屯是矣然而未至大壞也

夫何光武以來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役高祖紀張晏注曰初官騎八月太守初試令長會罷輕車材官騎士樓船之士光武紀建武

初試諸殿最光武省之罷輕車材官騎士樓船之士七年詔曰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兵備浸壞雖黎陽立營領

兵騎常千人以謂者監之號黎陽兵本紀而京師南北軍如故不

知都試既罷外兵不練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兵以出自建武訖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如明帝永平十年借北伐匈奴費固破呼衍王於天王留兵屯伊吾戶城之類或曰東都之兵雖或以執金吾將或以光祿勳將或以五校將如順帝紀永和二年以執金吾張喬騎將軍鄧馬越騎校尉馮社發左右并林北軍五校征伐胡七年九月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武騎校尉趙充之發比軍五校黎陽雍容及邊胡兵三無非京師領兵之官然恐亦如西都故事何以知其出衛兵耶曰不然西漢之世雖或以內之兵官充將而所將之兵則明言發某郡車騎某騎材官高帝紀十一年發上郡北宣帝一出羽林仗飛之兵紀以明著之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騎若東都則但見遣將行師而已果以何兵而充之也異時皇甫規願借列屯坐食之兵五千擊羌本傳西羌攻隴西規上疏求乞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所謂列屯坐食指內外郡所養之兵為言也然則東漢行師大抵羽林五營黎陽虎牙之士尔此常屯之兵又變為遠征其法盡壞也唐兵有十六衛將軍兵有五府中郎將

兵十六衛兵即諸州折衝府兵番上宿衛者是通鑑唐太宗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古其直凡當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猶漢之材官騎士而將軍猶衛尉也五府

兵即勳官子孫以資蔭得補者是猶漢之三省郎衛而中郎將猶漢中郎將也唐則總之南衙衛兵其外又有左右屯營飛騎起於太原三萬之卒父子相繼者是見備猶漢之期門羽林唐則謂之北衙禁兵初太宗定府兵之制應天下之兵皆謂之天子禁軍見

注是以遠而諸郡之府兵近而五府之衛兵又近而兩宮營之親兵皆屬於十六衛將軍每月番上以備宿衛唐兵志府兵之制十

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方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標騎二府皆有將軍又見前注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坐食也籍藏將府伍散田畝無列屯也此唐府衛之兵也近古也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法壞更代不時衛士亡匿

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兵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未幾更號射騎自是諸府之兵闕籍不補折衝之將積歲不迁故兵無全兵將無常將宿衛亦非宿

衛兵

衛北府衛變為長從是矣

唐志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

稍亡一置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

十二萬另號長從宿衛歲一審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另曰射騎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績歲不送士人皆耻然猶未極也祿山之反六軍宿衛往往市人西駕之兵僅止

千人靈武之士至不滿百

元宗末年禁兵侵耗及祿山反天子駕西幸禁軍從者試千人肅宗赴靈武士

不滿而所謂神策兵乃自外來赴難賜號神策朝廷倚重山反如

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後幸陝之變

朝恩以神策扈乘輿吐蕃之寇朝恩復以神策屯苑中自是浸盛

指為天子禁軍分以左右廂居北軍之右非他軍比

元宗廣德番幸次朝恩幸在陝兵與神策從者悉與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

京師平朝恩遂以兵歸禁中自將之然未與北軍比也永泰元年

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

為左右廂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兵志

異日幸梁之

施方旋而定難之號先及唐之所恃神策禁軍何如哉

自德宗幸

從奉天定難功臣

蓋自肅宗以後府衛射騎之法再變而京師

實恃禁軍以為重如羽林

高宗龍朔神武肅宗至德

寶應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

神武兵志自肅宗以後

置寶應名室應故射生軍又另立應軍

神武北軍增置威武長

神武名曰左右十軍而神策專以臣官主之其執尤盛治昭宗以

神策之名始於唐名者固不一軍然神策專以宦官主之其勢獨盛

於是南衙之衛輕北衙之衛重而大勢去矣此長從之兵又變為禁軍其法盡壞也嘗以漢唐之變詳論之蓋漢方常屯而遠征之變已形唐方長從而禁軍之勢已橫何者京師既設列屯之兵安坐而食甚為亡謂於是驅以出征此其勢必至府衛既無可恃之兵一旦有警皆不能甲不得不恃禁軍亦其理然也惜也漢兵出征之後京師單弱閹宦復恣終藉州牧之兵以除之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成矣

董卓以州

唐衛既變之後神策獨盛中使弄權終

藉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李之變興矣

見上

強餘弱

枝之道奈何漢唐不察耶

國朝定都陳留前無險阻之形後無

藩籬之固我太祖皇帝慮安危之機權內外之勢從容杯酒藩鎮

解權州縣精兵悉萃京師

天下四方平上斷伏以京師本古之陳留郡

藩四向无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戎狄

太祖深慮安危之計始創諸藩鎮之權心兵於內連營畿甸

凡禁軍之最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殿陛出扈駕興隸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

者內守京師外備征伐隸於軍頭隍城驛院長編凡禁軍之最

稍弛虎翼質弱不知戰鬪龍衛力綿不能披甲慶曆元年田况上

與殿前號為三衙而殿司又重於馬步二司矣實錄咸平三年王

馬步二司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

其任至隆其權至重精兵銳卒皆在焉雖曰京師十萬諸

郡十萬內外足相制元豐五年神宗曰

祖宗制兵之有道歟選諸道之勇者補禁旅

其各禁旅取禁軍之健者隸親軍

御講武殿老弱之卒分隸外郡

郊可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

練之孰矣以班全直以妄訴而併廢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

班武雄百卒以肆掠而誅戮乾德中籍諸道勇兵送闕下太祖

矣居重馭輕之勢祖宗謀之何其深歟景祐以來承平日久法制

稍弛虎翼質弱不知戰鬪龍衛力綿不能披甲慶曆元年田况上

士至有竊兵慶曆八年崇政殿宿衛甲下馬者似過乎弱也皇城御

或有埋器城內先埋藏器仗錢彥遠七上書請根究若鄰乎慢也
群公抗疏不能自已於是天子振之大臣汰之韓琦法元兵者軍
政肅而士心警矣至于熙寧復加振刷有就而合額者有以全部
附隸者有併營而增額者部伍整肅無有名存而實缺熙寧二年
有就而合者如龍簡二十九指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如
威併入威益黃捷而宣威廢罷莫州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撥罷
有併營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併為四指額併為十二指併為
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魏猛四指併為四指額併為五
存三指揮自是部伍齊自高求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非復曩時之
制及高求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
本之高宗慨然嚴訓厲之法制而責者請增衛兵上曰朕命折
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折中兼提率諸兵折中數日
陳天女單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立轉遷之制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人奏功而天子親兵神武
中軍改入殿前見上都督軍馬悉隸二衙鼎言都督府兵馬合
軍馬未有不隸二慎慎乎國初之遺意噫盛哉愚嘗究觀祖宗
衙今正之甚善

力言不可兼有發兵握兵之職范祖禹言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
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
兵之權今樞密官任管軍是奉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
宗制兵之意以禁軍之強者備周廬以禁軍之次者代諸路見前欲其
畿兵之不出二者故皇祐邊陲有警畿兵調發而包公極言調畿
兵非固宗社之策皇祐元年包拯言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
良策今祖宗成憲萬世不易然中興以來殿司步司守護王畿馬
軍一司出戍金陵我元馬軍一司中興雖咽喉之鎮欲示威重而
根本之所盍以權其輕重乎

州兵

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一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
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無偏重之患深矣哉我藝
祖立國之謀也神矣哉我神宗察治之智也神宗嘗曰藝祖養兵
方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內之兵足以制諸道諸道則無外亂合
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
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與制魚詳莫愚嘗仰稽聖訓遠
能推明其意張瑛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閱歷代其治亂安危未有不由乎此古者六鄉之內六軍寓焉六

遂之內軍又倍焉此在內以為強本之地征徐以魯伐貊以韓平

淮夷以江漢此在外以為制亂之具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

而陳勝至乘虛以外亂過秦論又後復以重兵伐趙而漢高掉臂

之覆轍豈不可鑒而漢唐之君復蹈之君子未嘗不嘆其謀國之

疎也嘗謂漢唐內兵之制其變適同而外兵之變亦無以異大抵

始失於過輕故盜賊有竊興之便後失於過重故牧鎮有難去之

患其本末有不難攷者且漢列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王

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則亦有相秩比天下令長

巴蜀三河潁川之材官按高帝十一年發上郡北上郡北地天水

安定之騎士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廬江會稽之樓船地哩志

齊王發兵并琅琊兵而西以赴諸呂之難則外兵足以制內謀亂

一罷外備單弱後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於是北胡有

變始置度遼官明帝紀永平八年初置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

營然兵不素練戰非素具臨時取辦每出輒北外兵終失於弱耳

迨至盜賊競起外始盛置立為積射鮮卑傳延平四年鮮卑入上

從諸種荒其寇并涼二州紀明將中義徙討之州為牧鎮靈

外兵既重內兵復弱盜賊雖衰牧鎮已盛是以京

之所習而課毀最焉前高帝紀材官騎士皆射御之馳戰乘之以

廬江會稽之樓船地哩志

齊王發兵并琅琊兵而西以赴諸呂之難則外兵足以制內謀亂

一罷外備單弱後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於是北胡有

變始置度遼官明帝紀永平八年初置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

營然兵不素練戰非素具臨時取辦每出輒北外兵終失於弱耳

迨至盜賊競起外始盛置立為積射鮮卑傳延平四年鮮卑入上

從諸種荒其寇并涼二州紀明將中義徙討之州為牧鎮靈

外兵既重內兵復弱盜賊雖衰牧鎮已盛是以京

外兵既重內兵復弱盜賊雖衰牧鎮已盛是以京

師有變則邊郡長駟而至董卓曹操之徒相繼而入漢祚遂以鼎
立此又矯重外兵之失也重軍曹操皆以京師唐之府兵折衝都尉雖
遙隸於諸衛軍城守捉實散在於諸道每歲季冬折衝將率兵馬
之在府者置左右校習戰陣之儀步隊騎隊之有其制擊鉦伐鼓
之有其節國無不習之兵兵志太宗正觀十年更置府兵折衝
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
一皆以隸諸道唐初府兵之成邊者大曰軍小曰守其曰城曰鎮而
總之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又
唐貞觀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每校
為步隊十騎隊一山曰卷稍備展刃流散立以俟然府兵六百二十
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云云

王洽前

十八

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
甘為姑息之政唐貞觀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
山子唐貞觀及史思明父子繼亂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
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
天子不能制則忍而含之於內而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患者何朝之鎮及其未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
而李茂正韓建正據岐中一喜怒兵已至國門矣其他大鎮南
則吳玠荆胡閩廣西則岐蜀比則德晉而
梁盜據甘中自回國門以外皆列於方鎮矣是以京師有變藩鎮亦
駟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繼犯京見上唐族遂以瓜裂此亦矯重外
兵之失也嗟夫輕則盜賊以乘隙重則牧鎮以據兵為國者安可
不權其勢歟 國朝州兵之制有禁軍有廂軍有禁廂軍國初以
天下精兵萃之京師而其餘者分布於諸郡以備戰衛此謂之禁
軍別衛宋有天下以來凡役使營繕不調於民皆兵役之此謂之
廂軍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
禁廂軍後以爲下禁軍熙寧二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治廂
軍熙寧八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矣自三代後凡國之
役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熙寧取廂軍之
壯者而教之留之在城免其難役此謂之禁廂軍見上然州郡所

恃以為昇翰王室者惟禁軍而已其始未可不論歟蓋太祖徵前代之弊收藩鎮之兵連營畿甸守衛皇居而州郡之兵不免有疲弱之弊至咸平已後循習日久諸郡撤備咸平二年王禹偁言太

七太宗嗣業天一歲武備者二十餘年後恐太弱乃募陝西之強壯為保毅簡保毅之精卒為振武於是有保毅振武之禁軍咸平四月

詔陝西民家出一丁為保毅軍給資糧與止兵分戍守城壘遣御

史吳情與轉運使同主其事九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

面必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景德元年陝西軍使言西

不敢寇康定以來元昊陸梁禁衛皆西乃籍民兵以補軍籍陞

相軍以充禁旅於是保捷武衛宣毅之禁軍張方平言康定之

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

過四十乃詳符已後稍消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以補

軍籍升諸州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東京西增置保捷慶曆

一百八十五百禪武衛七十四百揮宣毅一百六十四百揮慶曆

間鼠竊內訌復於閩浙江淮間修武備增百揮於是復有保毅之

禁軍同上慶曆二年因王倫張海等賊於江淮湖浙福建諸路又

通三朝保毅等二十四百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一餘萬人

校相軍見上而兵始克大備在慶曆已有八九十萬治平後有十

五餘萬至于熙寧又不知其幾矣祖宗所以權衡內外之勢何其

當即然在國朝常精在今日常惰豈非役之太過歟夫兵者不役

役者不兵今諸郡所謂禁兵者大抵與相軍無異技巧工匠者若

人也蓋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者常時執法物備呵導以為兵也

若是而謂之禁軍其不習於騎且惰乎求其所以教之則有兒戲

而無法制也有賞賚而無黜責也器械之相用不能無精而不能

皆精弓弩之俱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替力無爭戰之苦而賞

給有必得之例日未及晏返旆而歸是旬教月教春秋大教反為

官吏游賞軍級邀求之目何有於較藝春秋大閱差官按教反為

路分鈐轄搔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教閱禁軍且亦相軍又何暇教

乎夫州縣之兵即殿侍之兵名曰在外實統於內更成迭出於殿

侍二司者皆精卒分於州縣者皆惰兵蓋殿侍二司了無他役而

州縣不專為兵故尔是則熙寧私役禁軍之制在今日不可不講

也熙寧中私役禁軍雖州縣况國朝之制庫曰軍資官曰參軍務

日贍軍而為守倅者亦先軍而後州其於軍事重矣詎可視曰

不補 國初始創營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

西路國初有屯田使屯田務襄唐鄧三州有營田務如州通判夫

創務以督其耕置使而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

則僅行於三州以路而論則總舉於兩路猶未繼及於天下自端

拱以來又置使於河東其後樊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

而屯田之利始博端拱二年以東怨為河東路初置營田使欲大

兵威廣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鑿時或調兵卒

田河北續通鑑王守文出使或調丁夫田襄陽真宗咸平

知襄州置營田七百頭分給之夫兵民蓋通用矣然成說未定衆

議易搖作室道謀欲害掣肘此君子所深惜也故雍熙遣議臣於

宿臺壽春襄鄧之間得田可治者三十六萬頃養兵待敵可也而

任事者破其議而終莫興焉長編雍熙中遣議臣東出宿臺至壽

得田二十萬欲修耕屯之業天子尤意淳化命屯田使於河北公

邊之地建田種植禾稼成熟將帥在責勤也而沮其議者頗衆焉

任峻之募田魏志任峻傳曹操以田為隋人之立堡高祖

便也然尚論屯田之制其說有二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議定而

不搖則可以耕命將帥以先士卒則可以耕何者春務方殷邊塵

復警秋禾方熟胡騎復蹂屯其可久乎甲可乙否徒憚一勞彼是

此非或惜暫費屯其成乎雁容師募稼穡為浼嬉游連營耒耜所

羞者尤不可之甚者二者而一失焉則難就矣諸葛之屯渭上現

張公謹之屯代郡魏公謹傳正觀初為代亦皆養兵蓄銳而不廢

耕墾者歟金城之屯議者紛紛而充國卒違詔罷兵以成屯田之

利趙充國傳許下之田疑若旦攻夕戰而不服者而曹公獨從棗

祗之計而歲得數萬石魏公曹公破黃巾恐軍之不足用林監皆

素有成謀而不惑異議者歟子儀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代宗

皮袴士卒樂為之田率土卒屯田積有數百萬皆將帥率先士

卒之驗歟五代干戈之餘所在土曠民稀農田之政往往殘缺而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村校以是為差

未知也。間有充國棄稅之徒，出為國計，不以異議而搖。則以小費而沮，所以方成而遽廢也。夫今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淝、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步、雷塘。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於兩淮，淮之南北計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獨六七年間十萬之衆，有五年之食，即今兩淮之遺迹也。見上。今荆襄之區，莽漫相望，西出河洛，不盈百里，近可以通關輔，綴隴蜀，遠可以俯視秦趙，據上流，扼滎、赤河之利。既興則樊城、沔口可無屯戍之患，屯營之利，其可不興乎？昔羊祜之於襄陽，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即今荆襄之遺迹也。見上。以魏晉且爾，况今堂堂之天下乎？今倣魏晉之故地，參漢唐之舊規，並邊則以兵，內地則以民，兵責之將帥，民責之守令。以是而課殿，最以是而考能否，又安有難就之緒哉！士飽而歌，馬騰于槽，可旦夕冀耳。

民兵

使加承知運水田之試沮之者，類聚又武臣亦耻於當。軍細作既而轉輸又不勤，羣訟益盛，幾罷其事。及是，承承載，縮德，數軍不調。下是不特漢神爵之時也。中興以來，尤切留意。善充國留屯之事，其勉之也至。高宗紹興二十年，上以陽諾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申建隆意以課之法，其督之也勤。紹興十八年九月，上曰：淮南州縣不務招採，安集以致流移，未足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置，為守令歲課之法。自今申部申嚴行，下淮南官庄四十一，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八十九石。四官得六千五百二十九石。一做陝西弓箭手之規，其謀之也審。紹興五年，上遣使韓世忠、韓世忠、田金陵、紹興二年，上言：淮南官庄四十二，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八十八石。建康官庄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二十九石。見上。其明驗可見矣。今之為邊計者，果能行是策乎？否也。聞有帶措置屯田之噉者矣，而率先士卒未聞也。知有省漕運，寬民力之議者矣，而留屯省漕。

田之計置 兵飛田鄂州 岳飛任宣撫使日於諸軍揀校老弱人為屯田之計置 兵飛田鄂州 岳飛任宣撫使日於諸軍揀校老弱名為屯田之計置 兵飛田鄂州 岳飛任宣撫使日於諸軍揀校老弱名為屯田之計置 兵飛田鄂州 岳飛任宣撫使日於諸軍揀校老弱名為屯田之計置

未知也。間有充國粟稅之徒，出為國計，不以異議而搖，則以小費而沮，所以方成而遽廢也。夫今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淝，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步，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於兩淮，淮之南北計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獨六七年間十萬之衆，有五年之食，即今兩淮之遺迹也。見上今荆襄之區，渺漫相望，西出河洛，不盈百里，近可以通關輔，綴隴蜀，遠可以俯視秦趙，據上流，躡渠赤河之利，既興則樊城沔口可無屯戍之患，屯營之利，其可不興乎？昔羊祜之於襄陽，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即今荆襄之遺迹也。見上以魏晉且尔，况今堂堂之天下乎？今倣魏晉之故地，參漢唐之舊規，並邊則以兵，內地則以民，兵責之將帥，民責之守令，以是而課殿，最以是而考能，否又安有難就之緒哉？士飽而歌，馬騰于槽，可旦夕冀耳。

民兵

以民為兵，古法也。然古者之民，樂於為兵，後世之民，憚於為兵，蓋其為說幾千百年於此矣。愚嘗推求其故，蓋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寓農於兵，又其後也。籍農以為兵，蓋民兵之名，雖同而民兵之意實異也。夫寓兵於農，自為己衛，而民不知其為兵，寓農於兵，樂為公役，而民不害其為兵，至籍農以為兵者，非所願為而強之，使從非所素習而驅之，使戰，民於是乎不堪矣。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禮記為黨，五黨為師，五師為軍，又小司徒乃會乃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旅，五族為師，五師為軍，凡此徒役，毋過家一人，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制，夏官大司馬又左隱五將，卿士大夫皆將帥，司馬之職，比寓兵於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卒，馬唐博士卒從籍伍為衛士者業農桑，後禮儀志罷遣唐府兵番上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此寓農於兵也。及其後，則兵民一裂，不可復合。始矯而正之，不過籍民為兵而已。昭義步兵，雄冠山東，李抱直傳抱直為懷澤路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直真萊山東，有變，澤路兵所徒集，陳戰後，賊重人，引軍伍，影嗣乃籍戶二丁，澤路一丁，其諸相給弓矢，令開習，三年皆為精兵，乃曰軍，雄邊子弟，威伸南

方李德裕傳徙劾南西川乃建籌必樓又請甲一人於安定引人可
言中弩人浙西由是器械軍銳謂之雄必子弟於是二必浸懼南

所還此固籍民為兵之效然其弊也自兵而戰而非武庫之器自
農而食而非縣官之給民未免有憚役之勞又其弊也散於州縣

者籍為營壘之符游於田畝者律以卒伍之令民未免有怨恨之
情其視抱負德裕之謀畫又不及爾民安得樂而為之哉我 國

家以仁立國不專在兵自河東既平之後西北二患我獨當之
日云故咸平景德中多有事於西北是也自是中國之兵增至六

十餘萬然問其禁旅不若土人也景德二年陳貫上兵論二節備言
禁旅當以備京師不當少也

若莫問其東兵不若土兵也田况言兵保捷皆足土兵材力仿
士人請給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是三路備邊之民兵蓋有

益於國家河北河東之強壯陝西之保毅其所謂民兵乎謂民兵
果盡善耶則未免羣公之所議謂民兵果未盡善耶則何為服虜

人之心也嘗究始末而論之夫河東河北強壯之民自五代時羸
灞諸州恃以雄壯國勢至景德間以其明效於前代遂以籍民而

為之人以五百而為百揮射極至精而為校長北強壯之集本民

兵也長編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羸灞諸州已有之府以爲壯
六丁七丁籍三八丁記上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拍彈首拍彈使

百人為營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充
長所自置馬勝甲者獨其戶役尋募陝西保毅之名自咸平間

詔陝西家出一丁號為保毅官給資糧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

遂括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拳勇可用此保毅之集亦民

兵也長編咸平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為保毅官給資糧戍
兵分戍守臣置遺御史吳情與轉運使司主其事凡得六五

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至後元吳陸梁禁兵皆西州郡
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兵十

單弱莫備不虞強壯保毅之外復簡弓手之兵亦一時不得已之

計此弓手亦皆民兵也度曆二年詔開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與
者釋之有其精以備守尊城池自此強壯

侵發又開河東鄉弓手乃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戍必
外時初置義勇人精強計乃詔李昭遠開諭父老民始安焉長編

本朝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蓋戎狄居沙磧之地苦
兵多棟赴關郡縣無備乃命召額外弓手歷山川材力伉健天性純實無事則射獵自娛見敵則奮不顧身
苟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出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
餽運為不易之利慶曆二年賈魯言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手前
手之屬蓋七立遺制也且戎狄居沙磧之

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非此不可今宜優復正韓安
其師舍使力勤死戰世為必用則可以救屯戍而省供饋為不易
當給如雜軍之法而試之民何憚而不為哉惜也強壯之兵始

者不過鳩集鄉閭見前注後至抽赴京師田錫咸平六年上疏今
後至抽赴京師田錫咸平六年上疏今

者無異編氓後至刺手黥面張方平慶曆中論刺陝西路悉充保
毅又司馬溫公治平元年議刺陝西路悉充保

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充保捷見上注皆永為禁兵矣

嗟夫散在郡縣自蚤自食不耗帑帛不蠹國粟國無所費也自歎
以連營則仰給縣官耳身為丁氓為農為兵有事而戰休戰而耕

民以為便也自隸以正籍則終身失業爾張方平止疏論壯弓手
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

審弓箭之刺率皆市人所至為寇張公已言之而韓公未之聽墓
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諍之不從所刺兵

義勇之刺其後成邊率以為常見前注溫公已言之而韓公未之
見前注

信是宣韓公之慮不及二公即噫公非不慮及此也觀公請刺議
勇之疏謂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宜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

小擾而終成長利是公亦知一時之擾但心乎為國故不暇恤矣
韓公治平元年奏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

兵成邊之弊故心乎為民他不暇問矣別錄琦議及養兵事既然
則古然自有利外昔者發百姓戍邊充虛歲社用石壕吏篇調

射良厚而終身保其內夫何熙寧大臣用趙子幾之言行團集保

甲之法而民病尤甚夫強壯團結之名在咸平亦嘗行之見上注

然不過藉之以威夷狄熙寧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三路盡團而

為甲焉熙寧二年因趙子幾之請請識民為保方耕而輟方耘而

罷民於是有羈縻之苦既受笞於長正又受辱於縣令又受笞於

提舉之官民於是有鞭笞之苦王若叟論保甲之苦謂廷知教民

易其知別為一司以總軍而不知教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方耕而

輟方耘而罷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志巡檢者又互鞭之是幸之官長又

鞭之保正有逃避者又鞭之此教民之苦也時父老之諺曰

兒曹空手不入教場非虛語也此誅求之所以入教場非虛語也

甚矣上注天子曰民兵妨農也安石曰以農為兵也上論亦義

曰民兵妨農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有王以天子曰民兵未可

恃也安石曰不患不為用也安石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

往往借周官閭胥比長之說以自文其誰欺耶安石曰此弓箭社法云云

兩司馬即閭胥比長也善乎程明道之言曰有閔睢麟趾之

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惜乎安石之不悟也可勝嘆哉雖然

亦不可因噎而廢食也中興以來兩淮荆襄專倚民兵以為重其

經畫亦有具矣然無事具其名而有事不收其用何者總於總管

者總管不之恤領於郡守者郡守不之念賦役蠲免為惠幾何旗

幟器械悉令自辦今果何時而不之顧耶噫得一曹公瑋則陝西

皆良兵言行錄用一種世衡則青澗皆善射同上世衡在青澗

的射中焉之後有官守者益加勉人既不能者

兵權

天下有二權兵權宜分不宜專政權宜專不宜分政權分則事無
 統兵權專則事必變此善計天下者所宜審處也三代而上兵權
 散在有司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仲
 元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
 曰王命尹氏南宮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宮之使不能專令兵師
 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
 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制將
 無專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若無皆措置之謀審矣是
 意也漢人得之而無內變外叛之慮唐人失之而有宦官方鎮之
 禍自今觀之漢太尉本主命也然北軍雖矯入而南軍復不得入
 周勃欲入北軍不得入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入南軍正次於將軍也然
 節矯入內勃北軍復使人告南軍母納呂產軍正次於將軍也然
 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胡建傳天漢中將軍正次於將軍也然

區建斬之上奏曰臣謹按軍法南北之軍雖有職掌復設護軍無

正牙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

專志也前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符四年屬大司

置事已輒罷無常守也若漢大將軍車騎將軍左右前後將軍有

而宿衛皆取郡國外而征伐亦取郡國然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

也而縣之令長丞尉必欲俱會其相察至矣漢制每歲八月會都

試而最調兵之權郡守可專也而非虎符稽合不敢擅興其防微

深矣文帝初郡守為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是故都

試而不詣試所者必免也燕王旦傳將軍都郎羽林住師古曰都大

試所都試而僭上者必誅也燕王旦傳將軍都郎羽林住師古曰都大

世齊哀王欲發兵非有虎符而遽止

漢書曰云王內祖叩頭漢軍壁謂曰云云將軍曰王可以誅晁

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馬府擢發兵擊義國乃出詔書為

王讀之曰王自殺故外無擅兵之憂自唐府兵一壞禁衛大權盡歸

中人魚朝恩專神策之兵

代宗吐蕃之難魚朝恩以神策兵屯苑中劉國珍位大帥之

崔州州使諫官李庸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无中人位大師
承璫充諸軍招討之使承璫率師出討承璫率師出討

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見上西頭之勢乃重南衛樞密
之權過於宰相高元谷傳敬宗視朝不時稍制決事諫曰於是有

宦官之變漢以都尉為太尉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楊綰
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以副軍楊綰傳

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州郡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吏
之下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都督府有行軍司馬百官志行軍

其屬尔白居易為江州司馬壁記自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德以
來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然則豈復有漢

都尉哉白居易江州司馬壁記曰自武德以來無官以便宜從事
從事故自立五大都督府至千上中牧鎮本有兵權而又兼總其

所隸州之兵權於是方鎮之禍 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
末聖筭瞭然毫髮無隱三百年間絕無内外之警我太祖貽謀之

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舉京師之兵而屬殿岩内而宿衛外
而禁廂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衙之權若重尔然兵之尺籍雖在

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
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罔敢異志内安得而不

固乎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
有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比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
年无兵變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

禁旅又得與廢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推任管軍大郡有十數
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首揮中郡五七首揮小郡三五首揮平時除戎器備城皇修武備
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尔然軍儲給餉屬之運司統制軍

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
罔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蔡官志遂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

三五首揮每首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軍儲餉給悉在運司其
統制軍馬乃隸守倅一方有寇盜不唐州即有兵有財足以聚以

率衆奔翰王室平時除戎備城隍講武然又論之内之兵權互
備皆有其資此乃 祖宗防州郡之深意

有戰掌此萬世不易之規故曹誦以樞屬權管軍范祖禹力言之其守宗祖之法固矣見前注若外之兵權自熙寧大臣削之過甚

籍郡兵併軍額置將副專領至使軍情離役役使不行一有警急束手無策後日之患君子已預卜之蓋其權過分故也蔡官典熙寧初安石

言州郡付權太重分將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其後軍情渴或守臣驅使不行是失兵權也靖康中詔守臣統兵入衛遇敵散兵流夫州郡兵權不可不分亦不可過分

不分則縱過分則弱昔國初董道誨李漢超之徒分守邊郡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瓜牙軍中諸事許從便宜二十年間無南北之

憂蓋郡守有兵權尔二朝宝訓借為時未下南北未實太祖留令甲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均鎮隸州以據北虜郭進控西

山武守琪成晉州李謙傳守靈州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以為瓜牙此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一十年无西北之憂尚論

兵糧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孫武此廩兵國家之急務也然亦起於秦漢之後歟蓋嘗論之成周賦藏於民素有委積

故不聞廩兵之說漢唐初年民自為兵自給用度亦不聞廩兵之費至其後也或歛州郡歸京師而後給於邊境之用或漕東南以

聚閩中而始給於諸道之兵故轉輸勞民緩急之用而廩兵始為深患矣嗟夫田不井居兵與農異先王遺制不可復講有如我國

家藏於州郡而無聚斂之私儲於邊塞而無乏用之急兵不言置民不告勞豈非委積之意故予觀成周太平一書半論理財經國

大用且在九式至於軍旅獨無與焉禮天官太宰以九式均前財用祭祀賓客喪祭羞服之事

匪謂玩好始嘗疑之及考於遺人之取則曰飲食曰委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專禮地官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四之道十

五十里市有市有異日倉積於通公流詩糧峙於申崧高詩會鬼

之備達於衛境左定四年取於相王之東土皆是物也以是知先王雖不明民以用武欲藏富於天下而其周思熟慮以為緩急之備則

自都達境要有所屬矣又豈必盡計之於纖悉而無遺用哉迨及春秋此意猶存是故齊師陳鄭申侯共糧左傳四年取於相王之東土及諸侯

日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齊侯申侯歸其可也申侯見齊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滿懼不可用也

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亦
晉軍楚地三日館穀已晉侯齊師

在皆有焉有所謂飛芻輓粟者乎所謂賦藏於民不聞廩兵之說

者此也自秦人致瀕海之粟悉漕京師五穀傳秦致瀕海刮遠方

之藏皆儲教倉下藏粟甚高禁人拔粟陽不與守教倉一粒一粟

惟恐在民而先王里候委積之制掃地矣漢自初年軍賦有二曰

丁賦曰財賦丁賦則以兵年算賦也前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算

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財賦則富者以警而貧者以衣服

金幣而算也前景帝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

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惠帝紀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將兵及

蓋漢兵出於民費用自給故淮南之民絲役往來自補衣粧賈

取於民者殆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見上此其所以無坐食

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故縣

官歲受八百萬之賦並云蓋唐兵出於民自耕自戰二時務農一

時講武而士無闕食籍藏將府伍散田畝而兵無坐蠹並云此

所以不聞饋糧之擾所謂兵出於民不見廩兵之費者此也夫何

漢自武宣唐自肅代之後用兵連年轉輸不繼推原其故夫豈無

自蓋漢以郡國之所積盡輸大農而邊郡諸官之所請必皆報而

後給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本注曰掌諸錢谷金帛諸貨幣郡

於度支而河內不足恃東萊故僅以江淮為給爾夫粟不藏於邊

郡而藏於京師不輸於諸道而輸於一隅則倉卒何所備緩急何

所仰哉異時漢以西南夷之役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志唐

戰士亡祿同上武帝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寒卒之糧霍

之糧或不從自振古人有之乎否也唐以江淮之米不通六軍之

士脫巾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君臣之間置酒相慶愈貨志古人有之乎否也所謂由京師而給邊用漕東南以給諸道而廩兵始為大患者此也 國初宿兵京師則浚三河以通漕輸張訪行師敵

國則置轉運以給糧餉正安增釋國初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路則命戶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光範充此路轉運使南則命刑部判官滕日充湖南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使是也 太宗時如劉保勳為河東城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為太原管内水陸轉運使王在田為陸路轉運使然亦不專仰於漕運也何者封樁內庫之儲以備軍須編年太祖嘗預為之備

若臨事率數非善計也國初天下貢簞食壺漿之迎以給王師則宿兵行師之用非所慮爾自時厥後景師澶淵之役事起倉卒寶元西師之興歷四五年皆不聞調度之患蓋三司主之於內轉運職之於外此內復有內帑之儲今年出真珠以助維邊儲年出內

庫真珠估銀三十萬賜三司上諭曰此无用之物不若明年出散之民謂收其直助來以備亦可以少紓民之歎也通融明年出綵帛以備軍賞同上皇祐二年出內庫帛五十萬公私通融軍民俱利然而又不惟是轉運雖隸於三司而總一道之稅賦權酌茶鹽坑冶之利則得以擅其衷多益寡之權或有軍興則轉運給之

郡守雖統於轉運而合一州地利坊場河渡及酬不盡之贏則得以聚人率眾奔翰王室保固郡境平時除戎器治城防修武備則郡守皆可為之豈非藏於州郡而無聚斂之私乎蔡官自變法以來三司之權散於內轉運郡守之權輕於外一有警急束手無策

後日之患君子已預卜之蓋自中興以來駐蹕吳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治糧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魏主將取之漕司漕司各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總領之官出焉張諒然未以各官也自收諸帥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

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紹興十一年取諸州之兵以為御前分屯駐根進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江州諸軍錢江兩路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州金州諸軍錢糧西川總領掌之吳會要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金陵池州諸軍錢糧淮西

總領掌之武昌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同上四總之官既立上可以備邊境不虞之用下可以省老弱轉運之勞通融出入裁制盈虛其於軍用甚便豈非儲於邊塞而無乏用之急乎大抵國家用度多糜於兵

其便豈非儲於邊塞而無乏用之急乎大抵國家用度多糜於兵

四蜀湖廣江淮之賦類歸總司所供京師者惟仰闕浙而已見上
近年以來不無滲漏之弊固未能盡知而曉然易見者試舉一二
言之且以江列屯有於臨事之始輒發緡錢十餘萬以為例名曰
犒賞此弊於泛用一也江淮養兵有以規利者備供兵為名以錢
商販凡累鉅萬號曰營運此弊於失陷二也解發之日例送比司
諸帥私饋報以公帑此弊於私予三也議者請革其弊欲合總司
之權而制之版曹然道里諭隔或慮之興天下事勢又有所難合
者然則為今之計莫若使戶部部長有以稽考之也蓋今之任總
司之職者每以大農少卿與夫金倉部郎官為之雖直司於外郡
而係銜則必以中都官蓋以名曰出使而實非任外之職夫果其
非外職則雖外猶內也以金倉部而下又皆戶部之屬則以長而
察其屬其權其尊其勢其順何患乎積弊之難放不然不度緩急
不審輕重而欲俾戶部部長而制總司之利則漢唐轉輸廩兵之
弊可鑒也

車戰

出車彭彭於旗央央此周人代北之詩也方叔蒞止其車二千比
周人南征之詩也夫用兵亦多術矣一則曰車二則曰車果何說
耶蓋用兵之道惟車有節至則領兵附車以扼之退則乘勝出兵
以擊之出則籍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誠良技也
誠周人之所急也雖然亦嘗溯其所自來矣蓋古者作車以行陸
未始用之於戰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以克
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二百牧豕
之戰也周宣之南征北伐皆用是制然先王之車戰不求大勝求
為不可敗而已春秋諸侯節制不謹逐利於草莽之間始為微利
之兵自鄭莊公始多用徒兵自中行穆子始毀車以崇卒自右師
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胡騎先王車制由是幾廢然春秋去
古未遠其法未盡掃地倣其遺躅者亦往往以之取勝戎車孔博
遂克淮夷非魯僖乎泮水詩戎車孔博徒無矜其車甲西戎就
討非秦襄乎小戎詩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大蒐
于紅葦車千乘左昭八年大蒐于紅葦治兵于邾甲車數千乘

昭十二年治兵于邾南里車四十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楚子之游闕且四十乘宣十三年

宋華元之甲車猶不下四百六十乘宋華元甲車齊之會諸

侯有兵車有乘車前郊祀志鄭之賂諸侯有廣車

有輓車左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廣此車制至春秋猶有存者秦

漢而下亦間有之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本紀公孫賀以輕車

而出雲中本傳馬燧以戰車而威北方唐馬燧傳為戰車冒以皮

方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本傳青擊胡單于以精騎當之青

于道魏田豫之平代郡也以負陣車魏田豫傳以車為負陣

於內胡不得扁箱車用之足以擒頡利李陵傳以車為負陣

扁箱車用之足以解虜敵李陵傳以車為負陣

解去云云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削平僭亂本紀總名偏

廂別為鹿角馬陵以是破羗戎本傳此皆用車之利也然有制敵

之長技有制敵之奇謀長技手足也強弱之形係焉奇謀心術也

成敗之機係焉是故草淺池堅可馳可突七書唐太宗李而江湖

如沮則不可也高宗忽忽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

原曠野可進可退晉傳而川徑險隘則不可也同上彼徒我車鄭

人有侵軼之慮此審勢之隘也左隱九年彼徒我車毀車為行晉人

有敗狄之功此察機之阨也昭元年昔中行穆子敗羣狄于太原

行敵入笑之未陣而請之大敗之昭元年昔中行穆子敗羣狄于太原

用於成安君而泚水之戰隨敗前韓信傳趙成安君聚兵井陘李

騎不得成列頗假奇兵三萬人絕其後成安君車戰雜以馬牛一

用於房瑄而斜濤之兵莫支房瑄此又不審地利之失然則用以

長技濟以奇謀始為善兵矣國初國於西北制敵取勝車戰為

利澶淵之戰李德隆以大車環鼎步騎處中戎馬因是而遁去德

城之勝符彥師以拒馬為行塞廣騎因是而莫禦咸平四年吳叔

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師破虜場城亦拒

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當用者接其備輒駕以牛車上致

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於車外賊令射之乃出騎擊之此制馬

兵附車以拒之賊遠則束勝出以擊之出則席此為所歸之也

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行載兵甲止為營陣郭固之式馬燧

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之舊制也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說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
機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車也又以為民車之籍增為重籍高四尺
四寸用車載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鞞輪能載足也時以為為可用
於平川之地臨陣人拚奔衝下營以為鞞脚令駕以牛車上置槍
令固自營車武進呈試之以固為鞞脚令此固國朝用車之明驗也然亦
刃吳淑之法衛青之故智也見上
不輕用也若山徑之蹊可用小車而不用大車其察形勢熟矣范仲
仁示以收云延安之西廣州之東有越界百餘里後入漢地唐馬
隊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
萬兩銀絹錢二十千戈之際宜用兵車而不籍民車而度用審矣
御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沈括立
御將則神宗曰卿知制軍之事乎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
但未知一車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
曰不能行三十里少家兩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民
人如此語朕豈能籍民車今由南而北直趨中原欲禦突虜之
勢誠不可無車也然有米守信之智而後可極塞脚車之利米守
知州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有韓魏公之謀而後能察箱車之
馬脚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不准造車車法以民之箱增為用車勝
用重籍高四尺四寸前後二尺高志箱等用革鞞之云云

舟師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此水戰之始也嗟夫波濤洶湧敵人興嘆出
沒如神望者膽落自古國於東南者皆恃此以收制敵之功然鼓
棹而一進退之勢逐流而爭上下之利非熟於舟師者不能也自
周以後吳楚之爭衡漢唐之平難三國六朝之戰爭未有不用乎
此朱實臣治樓船而破東越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實臣因言發
行可破越也上拜實臣會稽太守詔實臣到郡楊僕發水軍而平
南越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德博出桂陽下湓水樓船
軍出倉梧咸會番禺漢舟師之效也孝恭大治舟艦水陸並進遂
平江陵唐河間王孝恭傳乃大治戰艦水陸二軍破越曹成王選步
艦二萬人卒平希烈韓文曹成王帝昶王姓李氏韓皇宗子蘭李
之步艦二萬人唐舟師之效也然漢不志兵制莫得聞唐以志兵水
戰復闕焉嘗推原其由蓋漢唐之都遠在關中固非舟師復歷之
地雖或取勝亦間有之非若東南常用之技比史氏所以畧之也
然漢以北方之將而能用東南之技唐以中原之人而能收功於
窮陬者亦平時之素閱爾蓋漢昆明有池所以為習戰之所而唐

人亦踵其故事以訓兵馬所以得志於水戰也噫以西北而用舟師非其所恃也而猶能成其功以東南而用舟師乃其所長也其可不加之意乎然用舟師之謀有二襲之以伏則必敗窺之以堅則必敗故善用兵者於二者之間而深究其利害耳試以東南所用之事而觀之長岸之戰吳雖敗而酒有後圖楚惟恃上流之險託餘皇之獲祖於小勝以弱視吳故長鬣之伏一呼而已得之舟復失七年十江上之戰吳雖首兵畧不為備越惟嚙枚以分屯鳴鼓以駭敵因其不誠夜以乘之故中軍之襲繼進而江北之師悉奔吳諸楚以遇伏而虧軍實越亦用伏而成駿功不然吳見舟以惑楚而求勝於潛師非此術歟故曰師有潛伏則其謀在察微方曹公順流而東也船艦彌望首尾相接扞敵非不固也而周公瑾以蒙衝一進而船艦空於烈焰三國志周瑜劉備為曹公所當陽遂合兵因進注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推權瑜及祀普等為備併力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引以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為持久然觀操軍九連船艦相接可燒而去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方吳人之禦晉師也江積要害鐵鎖橫截禦敵非不堅也而王濬炬筏一施而鐵鎖截

於長江

通監晉代吳大康元年杜預問江陵王濬唐書濬擊破舟艦鐵鎖長丈餘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臣濬數十萬自餘少濬章為人披甲持技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在船前遇鐵鎖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不然董襲汜口所獲濟克西陵吳務敬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之役突入斷紕而破之董襲傳非此術歟故曰勢有窒礙則其謀在攻堅愚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有可恃之謀無可恃之技此用兵者不可不審也國朝舟師之技未嘗不講而舟師之技未嘗輕用何者國於西北非其所長也非其所長而冒用之終非可恃之具爾越逸川澤習性已久遂立平河之軍江浙發運使揚州性已父可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江淮士卒素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祥符六年詔諸軍選江淮水卒於金

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祥符六年詔諸軍選江淮水卒於金其選之精矣興國幸金明池以試戈棹之利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上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日戈棹之祥符又

詔金明池以試習水之卒見上其閱之勤矣然伐蜀之舉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

流而上謹勿以戰懼夾攻之光義等至夔州如上計采石之

候其稍却以戰懼夾攻之光義等至夔州如上計采石之

役捨舟而立檣木卒以擒全贊開寶七年閏十月太祖使邢守濬梁先試於石硤口十一月後浮梁於采石繫纜三日而不成不為浮
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吳將全贊領衆十方將焚浮梁戰罷正明
入奏請造戰艦二百餘艘上曰全贊朝夕至若侯艦成固不及矣不
若於州浦間多立檣木全贊疑我師襲其後必不敢進明如謂自
果贊 豈非自用所長而不陷其所短耶蓋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
士卒服習隨用隨效又非國初比也方逆虜有維揚之役彼謂鼓
行而前無足畏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中
與治亦 方逆虜有儀真之役彼謂南北夾軍可以利涉也而提艦
接戰鼓袖若神我是以有黃天蕩之捷馬宗朝兀木入寇世忠在
京口濠勸二十力騎北還世忠遂提兵截大江以激之兀木遣使
通問出定亦遣使報之然日會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渡虜乃益
兵械直搗後建康兀木軍其南繞轉軍其出山出提海艦中流南
此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虜自知力薄舟師中流鼓前若神
生路乘絕乃一夕方逆虜有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斷流
帶懸小何而逃 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勝逆虜犯順至揚州
可度也李通心精置依山列馬步軍五分戈紅以其二泊於東西
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荊州洪中頃之歲虜勢艦渡江呼聲震
天地賊且及岸虜漸登陸遣張俊王琪盛新戴昇張振張榮道擊
之及速遣戈紅併進以神臂射敵弓射之賊艦退道間者巷中所
厝戈紅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千餘艘繼以輕舸縱火東南長技之
火焚其幾艘紅火光蔽天金爐燄天逆虜受首以敗則東南長技之

明驗可見矣今以江為門戶以淮為藩籬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國
初論也江漢一詩愚請此筆以頌

馬政

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牧於民而用於官者
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于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
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攷者成周以
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刑夫志四匹為甸四 平時則
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
之家未嘗不自蓄焉此蓋在官養之尔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
有十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
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騾牝三千中 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
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
數蓋所謂天子有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謂騾牝三千舉
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并田廢兵車
不敢取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漢初稍

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間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二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

前食貨志今今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注當為卒者免其二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至於邊塞則縱民蓄牧而官不禁

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于時內

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會稽志武帝初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

置西北前白官表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所養馬二十五萬又漢儀注曰

自武帝征伐馬大耗之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則

內郡庶民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令民得蓄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收者難矣食貨志誅北地太守以

假馬毋二歲布帛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之數

官錢不買馬難得乃若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肚

上天下高之在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武帝紀太初二

蓄字馬歲津息在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武帝紀太初二

騎馬邊郡不足則發驢橐駝負食出玉關輪臺之恨始修馬令

吁亦已晚矣出西域傳又渠黎國傳輪臺詔曰當今務本力農

馬方畧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

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

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

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偏於官

民無與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号曰射騎認諸州府

馬調之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

始唐接周秦亂懼之後承天下征伐之弊鳩括殘驢僅得牝牡

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肇自正

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練易一

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太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

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後與麟德馬數相等尔此唐牧

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兵志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隨馬二

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

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

四十八監各置所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垂拱後馬耗

大半元宗初年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

開元十三年有馬四十二匹上之東封以牧色從色別為羣望之

如雲錦唐制天子十二閑為二廐日鳳苑其後又國朝馬政蓄於

增飛龍廐凡馬五千為上廐二千為中廐餘下廐國朝馬政蓄於

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然與其

蓄之於民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者民

間蓄養指為外廐非不可也王日對本直市之備外廐尔馬知即

曰馬多不精多蓄驚弱况民至受其害
其費愈甚上然然馬為不精多蓄驚弱况民至受其害
乎見上以邊等郡估買蕃馬非不可也然馬為不精多蓄驚弱况民至受其害

自西賊不庭買馬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况戎反享其利乎仲季
然市馬之費歲增而牧之數不加蓋失其生利之理也此國

朝所以重於監牧也騏驎有院天駟有監天廐有坊飛龍院左右
與因五年改為大廐院雍熙四年改為左右騏驎院左右天駟院

置羣牧司又置羣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咸平二年置羣牧司景
兼羣牧使自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長編自河北至許州軍頭凡

內外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治平四年羣牧司言乞於
如皆置一監令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弱上京太原交城又復置

馬監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准以村相視遂得汾
變羣牧司又變守倅兼領天聖四年祖宗舊制以羣牧司授天

故陳堯叟作羣牧議勒石于監信知監牧為便且急也陳堯叟請
國家巨防作羣牧議以勸勒石熙寧大臣何人哉誤聽曾孝實之

說而棄文潞公之議舉祖宗七八十年營成之制口盡壞
曾孝實言慶曆嘗言如何此諸州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乞檢會施行

勝其擾至煩天子有安石相誤之嘆噫其忍負之乎元豐時其弊
乃見神宗漢曰朕有誤於文彦矣王珪曰朕夫養馬於

民在成周末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蓄養市以本直祥符
制也祥符四年上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詔能蓄馬與免二丁

嘉祐令也嘉祐中令何東京東西淮南藉丁壯為兵外有能蓄
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

不堪尔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賤

焉市馬於戎雖不求牧之於官亦猶愈牧之於民此尚有可言也

愚嘗攷之國朝市馬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因獲其器次易以
銀絹戎復獲其用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

四年郭茂詢言欲專以茶馬馬以練帛博狼谷及以茶馬併為一
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物賣馬
買馬事實非徒買今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厥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初命李杞川

蜀市茶蒲宗閔秦鳳易馬始蓋分任其事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杞川
秦鳳熙寧河路博馬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

至郭茂詢言茶司既不一兼買馬是取既
馬政後遂專任其事元豐中郭茂詢言茶司既不一兼買馬

設茶課百萬獲馬萬匹其效亦可見爾舊蜀茶額二十萬至李杞
為百方紹聖中程之郡以羨茶轉入熙不然元祐变法更革殆盡

獨茶馬不廢者亦有謂矣其舊獨川陝茶以途用未即罷遣使相
其者今日雖仍熙寧茶馬之事而亦當行祖宗監牧之制圍

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
則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此李公竟之所以慮也端拱元年

國用

成周以冢宰制國用漢初以相國任會計故利權有所總至漢以

財用分掌於大農少府水衡閹宦唐以財用分掌於諸使郎官故

利權無所總至國朝始以三司主之後以戶部專之此古今財

用虛盈之故也且以周之外府而論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共之

祭祀賓客會同軍旅又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又復共之賤

若繁矣而不知以九賦九功之貨賄而授之外府者大宰也外府

亦太宰也夫財之所出太宰既總之財之所入太宰復總之以至

大而不平並周禮本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漢初以執者襄為

內史軍正咸延為少府漢官表下漢初元年中而當時給軍食

則雖內史少府有公藏私藏之分而亦未始有所別異漢制內史

國用

金帛諸幣少府掌山海江澤之利以給供養嘗觀漢表自文帝即位以後未嘗除內史

非掌財之無人蓋漢初會計事專在相府是時張倉為御史大夫

則所為會計者特此耳蒼蓋舊秦王計者而漢初嘗在蕭相國府

領計矣自蒼為御史大夫至相凡十五年不易則文帝之世所以

無領財之任者其謂之此歟則利權安得而不專乎按漢表文帝

官又按陳平對文帝云錢谷問內史蓋平勃汗皆失對妄指是為

言耳自至景帝世始改內史為大農令繼年而惠實為之高帝世

則批看袋為內史景帝世即惠實為大農文帝未嘗

除人也又張蒼傳蒼受計相居相府領郡國上計

不然周世園法流通泉布充足而人主無侈用之心漢初餉饋不乏陳腐相因

而國家何富庶之效者是孰使之然哉夫漢郡國上計相府領之

此良法也自平勃失對之後漢之大臣類以出納為有司之任往

往不胥為之司農少府之掌始分而二上林水衡之置又裂而三

供養勞賜出少府供帳牲事屬水衡而軍國大計歸司農則皆異

掌費皆異供前漢表內史至景帝更為大農武帝更名大司農掌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又前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澤之稅以給

其養又表水衡都尉武帝初置掌上林苑又龔遂傳共帳諸節為

宗廟取性不量多少費用無度西羗一役此大農事也乃以少府禁錢

續之晉指之傳住者以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歸降胡

數萬亦大農事也一旦不給則御府禁錢亦始補贍武帝元修治

第宅非水衡事也亦間出水衡錢以為縣官工作之支始二年雖

曰移用補助以權事宜而調度紛紛越官躡事使一代財制幾乎

無攷則皆利權散主之失此猶未足見其甚也異時光武併禁錢

掌之大農後自官志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私將以絕一己之私制

非不善而不知適以啓闡人之弊章帝元和元年官中別立一監

工部反使子孫歎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己藏矣至是

財計之任安在哉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初置每唐以度

支郎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閣下議定乃奏此亦唐人良

法也百官志度支郎中負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

乃議定自呂謹領度支之使係以使名親行其事於是裴度以宰

相不可領度支韋弘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於是相臣不與均

節之任呂誨傳肅宗朝元二年攝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知

判度支文宗加門下侍郎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

奏可又李得裕傳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谷得裕奏言

自用

云云弘質賤也豈得以非所 夫財用之計本關宰相使戶部治其

繁而已總其要亦周人家宰會財之意今必係以使名而下行其

事或者得以煩碎瑣屑而議罷之矣未幾使名既罷分委諸郎其

陵傳諫曰云云監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使戶部治其

或云專判楊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主簿詩等均以分度支從之

言監鐵度支一戶部郎亦今分其務至萬負 見上注 則戶部之職

至是盡廢此猶未足見其變也接于五代後唐遂以戶部度支監

鐵為三司使加鹽鐵於戶部度支之上至是財計之任又變矣上見

然則以三司之使而寓以周人家宰之任者豈非國朝故夫夏

官之胃案秋官之磨勘冬官之修造河渠自唐及五代以來而地

官皆所不與我 朝悉屬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胃案土木之役

屬之修造河防之役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無大於此三者而

今皆得總焉稽攷帳籍均節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已而不為他

司之所制此財之出者三司皆得兼制矣非成周太宰以貨賄授

外府之意乎 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又金部倉部戶部唐末少官分

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欠之其子司磨勘在北部

高司乃今都官皆隸秋官胃案乃今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今工部

河渠乃今水部隸之冬官地官不得統焉 皇朝太宰付三司者司

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折司兼管綱運衙司考所掌之財賦磨

財計檢察憑由來帛磨勘司造作軍器則胃案主行土木之工謀

必命三司 外之諸路漕運內之私帑諸蓄自唐臣五代以來而地

官未必盡與我 朝盡歸三司故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之權

司之趣辦而不隸三司之勸沮內庭之積貯而不關外司之參攷

財之所入者安得而有驗耶蔡官制自以庶常使出於相臣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庸懦非若三司使有

此權以動漕臣亦不敢橫斂也云云安石乃置旁通傳於御前尺

翰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非若三司有專案以開防也同上王

安石為相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擗山黃

軍湖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儲又有議課一供數入京師別

三司不為之自元豐改官制之後三司之胥案為軍器監而繕治

械杖之實戶部不得聞三司之修造案為將作監百工興作之

用戶部不得攷三司之磨勘歸於比部並隸刑曹鉤考戶部皆不

得知故他司以辦事為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不

論事之當否財之所出者安得而有攷耶南憲紀談嘉祐中大水

監元豐官制以三司胥案之軍器修造案之事歸之將作

由為戶部侍郎請都水將作軍器三監皆隸戶部凡三監有所為

戶部定其請之當否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

作之遲速朝廷從之按唐度支使杜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未成歸

宗之意凡子由所課者皆依之兼領他職自唐已然不得云出於祖

之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者左右曹之侍郎即昔之副使也戶

部之諸曹郎即昔之三司判官也有能推而行之則亦 祖宗之

法尔 國初猶能仍五代之陋制而寓周家宰之意今獨不能公

唐之美名而求 祖宗三司之實乎且官制未改之前副使判官

多自諸轉運而迁入則為兩制出則為都漕久其任則為三司之

長朝廷臺省之官皆自此而迁焉後之戶部既不以理財待之矣

而况外府司農之長貳哉昔之三司所謂理財也何者 國朝呂

申公之在禁從必先除戶部判官蔡文忠之參大政必先除擢三

司使此理財之任重矣蔡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待從必先選

三司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呂申公嘉祐中朝廷欲置

之禁從乃除戶部判官數月進修起居注游詔知制誥今口談元

理財穀為迂手校鈔黃筆等若况視國朝之重其任者何如耶國

朝陳晉公之為三司使十有八年號真盜鐵寇萊公之為三司使

前後事件類為方冊此理財之任專矣陳晉公為三司使 真宗

年精於吏事晚年薦萊公自代萊公檢尋晉公 今假途望迂舊例

厭視公字傳舍督吏浮洋視國朝之專其任者何如耶噫有由矣

昔天下之財歸之一使事權所在幾半天下諸州之財聽於一道

自用

之轉漕而主漕計者得以通諸州之有無諸路之財所之發運之
司而為發運者得以通諸路之多寡二司統發運發運統諸路一
路之漕臣統諸州上下相維之勢也今版曹所仰止於閩浙其他
則撥隸餉所版曹不知也此外則朝廷椿積版曹不知也今將重
其權也則舉天下之財莫若使版曹自得通融而責之以昔者三
司之任至將作軍器比部之司亦版曹得與之其任重其權專任
重則在此無不盡其能權專則在彼無以分其事則錢流貫朽歲
月可異爾噫何世無劉晏特在任之如何耳

